

最无望的暗恋是什么体验？

我暗恋他七年，他为了不让心上人误会，怂恿他室友来追我。

他发短信给我说：「我室友暗恋你两年了，你可以跟他试一试。」

后来，我和他室友在一起了，他又气势汹汹地跑来我跟前，红着眼问我：「他那盒巧克力是你亲手做的？」

我恍然想起，我曾跟他说过，我亲手做的巧克力只送给他一个人。

知道贺深告白林曼曼被拒后，我的心里生了几分庆幸。

贺深约我在水吧见面时，我特地好好打扮了一下自己。

毕竟，那是我趁虚而入的好机会。

水吧里播放着柔缓的音乐，我站在水吧门口，远远的看见贺深并不是独自一人，他的身边坐着林曼曼，对面坐着他的室友岑溪。

他的睫毛弯出了月牙形的弧度，唇角轻轻扬起，眼神清亮，神色温和的与林曼曼说着话。

我的眼神微微一暗，心在刹那间便沉了下去，贺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，他冲着我笑了那么一下，眼睛里夹杂着愉悦，全都是林曼曼给的。

我不解，林曼曼不是拒绝他了吗？

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？

我安慰自己，或许他们也只是情侣做不成，成了朋友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

我走了过去，只有岑溪的旁边还剩下一个座位。

我顺势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，岑溪的脸色一红，表情微促，拘谨的不得了。

我看向了对面的贺深，故作自然地笑了笑，然后问：「喊我来干嘛？」

他温柔的眼神扫过林曼曼的脸，忽然放下了手中的咖啡，空出来的手，将林曼曼的手紧握在了手心里，他又转过头来跟我说：「就是喊你过来跟曼曼澄清一下我俩的关系，我跟你一直都是朋友、哥们儿，你说对不对？」

我的目光扫过他们紧握着的双手，却见贺深十分自然的动了几下，继而他们握手的姿势变成了十指紧扣。

他们旁若无人的对视着，眉眼间溢满了甜蜜的笑，俨然就是一对刚陷入热恋期的小情侣。

我的心脏狠狠地抽了抽，看到那样的画面，我就算再傻也明白了过来，他们在一起了。

我忍着心里的难过，艰难地扯了扯嘴角，脸上闪过一抹讪讪地笑，我说：「当然了。」

我的余光瞥过贺深的脸，他的睫毛弯了弯，幽深的眼眸里划过一道清亮的笑，他冲着林曼曼努了努嘴，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说：「看，我没骗你吧，我跟谈露真的只是好朋友，好哥们儿而已。」

看着他跟他的心上人如此强调并解释着我们的关系，看着林曼曼因为这样的解释，咧开嘴，露出了欣然的笑意，我的处境骤然显得格外得尴尬。

我喜欢了贺深七年，他是我整个学生时代的光，我从未停下过追逐他的脚步，可在他眼里，我们俩就只是朋友关系而已。

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，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，我用了七年，好不容易筑建起来的那一方只有他才能走进来的城池，轰然坍塌了。

2

服务生给我端来了一杯柠檬茶，坐在我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岑溪忽然红着脸看着我问：「我帮你点了杯柠檬茶，这应该是你喜欢的口味吧？」

我微微愣了一下，不解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喝柠檬茶的？

我虽然知道岑溪是贺深的室友，但是我们俩并不是很熟，不过印象里，我每次和岑溪打照面时，他都有些脸红，表情和动作，格外的局促紧张。

我曾经在贺深的面前调侃过岑溪，我跟他说：「你那个室友岑溪，明明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可怎么老是一副脸红害羞的样子，简直太反差萌了吧。」

那时贺深只是漫不经心地笑了笑，然后说：「你管他干嘛，喜欢人家啊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？」

我当即连忙摆手，很快又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。

贺深笑了一声，明明我就坐在他的对面，可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，倒映着的却不是我的影子。

他揶揄地看了岑溪一眼，又跟我说：「岑溪他可跟我打听了你不少喜好哦……」

说完，贺深冲着我挑了挑眉，我当即便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他在暗示我，岑溪喜欢我。

林曼曼在一旁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和贺深说：「谈露的喜好你还挺了解的嘛？」

贺深急忙解释：「哪有，有好多都是我联系了以前的同学，也是谈露高中玩的最好的朋友问的。」

听到这番话时，我的神色骤然一滞，就在前几天，我高中玩的最好的朋友丝丝给我发来短信，她说：「恭喜你啊，熬了七年，终于把贺深给追到手了！」

我当时还不解地问她，我说：「你在说什么？我跟贺深八字还没一撇呢。」

丝丝说：「怎么可能！贺深昨天大半夜的给我发短信，列了好长一段清单过来，全都是在打听你的喜好，他肯定是喜欢上你了！」

我当时真的喜出望外，我以为我真的要等到了贺深，可原来，这压根就是一场可笑的乌龙罢了。

岑溪在一旁深呼吸了一口，然后他鼓起了勇气，红着脸，看着我说：「谈露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做我……做我女朋友？」

岑溪说话时，对面的贺深低下了头，他拿起咖啡，微微抿了一口，随后扭头看着一旁的林曼曼笑了笑，眼神极为的温柔。

我看着岑溪，见他红着脸，明亮的双眼中透着期待的光，明明紧张的手都在抖，明明连说话都结巴了，却还在等着我的回答。

我紧绷着的心，在那一刻骤然松懈了下来，我看着他说：「好啊！」

对面，贺深眼眸中的笑意，微微滞了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错愕之色，不过片刻，他眼睛里的笑又恢复如常。

岑溪瞪大双眼，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「你……你答应我了？」

我的唇角微微扬了扬，笑了一声：「嗯，答应了。」

岑溪满脸的欣喜若狂，他又急忙转身看向了贺深说：「贺深，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鼓励我，我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勇气跟谈露表白呢！」

我诧异地看了一眼贺深，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贺深的心里真的从来都没有一点喜欢过我。

他为了不让林曼曼误会，所以怂恿了岑溪来追我，甚至他还不遗余力的帮岑溪去找丝丝打听我的喜好。

对面，林曼曼挽住了贺深的手臂，她笑着说：「我们不是说好要去看电影的嘛，电影就快开场了，我们也该走啦。」

贺深笑着抿了抿唇：「好，是该走了。」

随后林曼曼又看向了我和岑溪笑着说：「恭喜你们呀，你们俩好好聊聊，我和贺深先去看电影啦。」

他们原本已经走了，但没走出去几步，贺深忽然回了头。

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，意味不明的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对我藏了些愧疚，又像是在祝福我。

他走到了岑溪的面前，继而拍了拍岑溪的肩膀说：「你小子运气真好！好好对她！」

岑溪笑道：「她现在可是我女朋友了，我肯定对她好。」

我拿起桌上的柠檬茶喝了一口，今天的柠檬茶可能坏了，明明该是酸酸的味道，却有些发苦。

3

不久后，岑溪说他要感谢贺深帮我们两个牵了线，所以要请贺深跟他女朋友吃饭。

岑溪在学校附近找了家韩式烤肉店说要带我们去吃烤肉，我当时心头一梗想劝他换个地方，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
贺深和林曼曼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一起来到了烤肉店，我意外的看了贺深一眼，我记得我以前也约过他一块吃烤肉，可是他却跟我说：「我最讨厌去烤肉店那些地方，每次吃完，都是一身的油烟味。」

林曼曼一进来，就特别开心的跟岑溪说：「我最喜欢吃肉肉了，尤其是烤肉，还没烤呢，感觉都闻到香味了。」

贺深站在她的身旁，他温柔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的身影，溢满了宠溺的笑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会来烤肉店，是因为林曼曼，我也几乎才明白过来，贺深虽然讨厌烤肉店的油烟味，但如果是跟他喜欢的人一起去，他完全是乐意的。

我的心口闷闷的，又酸又涩，直到烤盘里的肉开始发出「滋滋」的声响后，我才慢慢的回过神来。

等第一盘五花肉烤好了之后，岑溪急忙夹了几块肉放进了我的盘子，他冲着我笑道：「你先吃，我再烤点儿。」

对面，林曼曼一脸羡慕地看着我，努了努嘴说：「谈露，岑溪对你真好！」

然而她身旁的贺深却轻轻地扬了扬唇角，他的目光扫过我盘子里的肉，眼神略显得淡漠，唇角边挂着的笑容里，仿佛还夹杂着一丝嘲讽与不屑。

他伸手夹起一片干净又清爽的生菜铺在了盘子里，然后又夹了片烤好的五花肉放在生菜上，紧接着他又细心的在肉上刷了点酱汁，再将生菜完全把肉包裹起来，之后便把盘子推到了林曼曼的面前。

他的眉眼弯起，眼神温和地看着林曼曼，修长的指节从盘子边缘收回。

林曼曼扬起嘴角，满脸甜蜜之色。

贺深笑着说：「知道你喜欢吃烤肉，所以来之前我做了攻略。」

林曼曼果断地吃了几口，当即眼前一亮：「就是这个味道，太好吃了！」

贺深看着她，眼神极尽宠溺，他语气淡淡地笑道：「我再帮你包几个，你先吃着。」

林曼曼真的是烤肉爱好者，她吃肉的时候，两眼放光，没一会儿鼻尖都吃出汗来了，她本来就长得又白又漂亮，这会儿，鼻尖上渗着一层细细的汗珠，小小的嘴巴上明明全都是油光，可看着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油腻难看，反而透着一股可爱的味道。

贺深在一旁，嘴角边的笑意就没下去过，他说：「你就不能慢点儿吃，又没人跟你抢，看你这副德性，吃一次烤肉都能把脸给吃花了！」

说完话后，他拿了纸巾，帮林曼曼擦了擦鼻尖上的汗，又帮她将嘴角的残渍擦了擦，表情看似无奈，可言语间，却又夹杂着对她无尽的纵容。

我从未见贺深对任何一个女生有过这样的体贴，很显然他对林曼曼真的很不一样。

忽然，我的盘子里也多了一块生菜包肉，我茫然地扭头看了岑溪一眼，却见他咧开嘴笑得单纯又天真，他说：「你也尝尝吧，我也给你多包几块。」

我笑了笑，转头却瞥见贺深给烤肉刷酱汁的动作微微顿了顿，继而他淡漠的眼神向我扫了一眼，却又很快收了回去，我愣了

一下，很快又觉得刚刚贺深看我的那一眼，只是我的错觉而已。

我们从烤肉店出来后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回去的路上，岑溪说要去给我们买水，我当即提议跟他一块去。

等我们买完水回头去找贺深跟林曼曼的时候，远远的却看见他们俩站在一颗梧桐树下，贺深揽着林曼曼的腰，低着头，林曼曼也微微踮起脚尖，两人正旁若无人吻得缠绵悱恻、难舍难分。

我傻傻地看着眼前那一幕，猝不及防的，眼泪就那么克制不住的掉了下来。

心脏像是被一把刀剐了一下又一下，疼的我浑身直打冷颤。

岑溪瞥见我的神情，眼中闪过一抹失落，却又很快恢复如常。

他走上前，用他高大的身躯，帮我挡住了不远处的那一幕，而后再用最温柔、灿烂地笑容面对着我，平静又自然的说：「快要期末考试了，明天我们一块去图书馆复习吧，我可以早点去帮你占座位。」

我错愕地看着他，触及到他眼中期待的目光，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说：「好。」

他当即咧开了嘴，露出了一排大白牙，笑的别提多开心了。

有时候人的感情真的很玄妙，前一晚，我看到了贺深与林曼曼在梧桐树下浪漫亲吻，伤心欲绝，可当我熬过了那个伤心的夜

晚后，我的心忽然就不觉得疼了。

4

跟岑溪在一起后，我才发现，岑溪并不是真的容易脸红，他只会在我的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而已。

那天周末，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图书馆复习，他一早便去图书馆帮我占了位置。

我们的宿舍离图书馆的侧门近，我去图书馆的时候，直奔图书馆侧门，结果我却看见岑溪跟一个女生站在侧门那说着话。

那个女生我不认识，但是一眼看去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不过她的心情看起来可不太好。

她问岑溪：「为什么拒绝我？就算你不接受我，当朋友也不行吗？」
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其实心里还挺平静的，虽然我跟岑溪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但要说我对他有没有那种喜欢的感觉，还差得远呢。

尽管有个女生跟他表白，可岑溪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一下，脸上的表情，更是显得淡漠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

他十分认真且严肃的和那个女生说：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如果被她知道我跟一个和我表白过我的女生做朋友，她会不高兴的，而我，不想让她不高兴。」

我就站在不远处，岑溪说的话，清清楚楚一字不落地落入了我的耳中，我的心头微微一动，像是平静的湖面，被投掷了一颗看似不大，却威力十足的石子，然后掀起了一阵一阵越来越大的波澜。

那个女生被岑溪的一番话气的眼泪跟金豆子似的，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可岑溪却始终板着一张脸，视若无睹。

最终那个女生掩面跑了，她跑开的方向刚好与我迎面而来，岑溪转头便看到了我，顿时他的表情一怔，继而眉眼弯了弯，眼神里透着清澈又明亮的光，只是片刻后，他又好似怕我误会什么，他抬手挠了挠头，神情微促，整个人又显得窘迫了几分。

我笑着朝着他走了过去，然后主动伸手挽住了他的手臂，说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主动挽住他的手臂，他的神色一滞，眼睛睁的很大，脸颊上飞快地染上了一抹红霞，整个人看起来又呆又傻。

我笑着跟他说：「走吧，还有一周就期末考试了，赶紧进去复习了。」

他就那么傻愣着，然后被我拖进了图书馆，等他反应过来后，嘴角止不住的往上扬，想大声笑，却因为是在图书馆，又硬生生地憋了下去，没敢笑出声音来。

5

我不知道那天我和岑溪从图书馆复习完各自回宿舍后，他跟贺深说了什么。

不过那天晚上，我都已经睡着了，却被贺深发来的短信吵醒了。

他说：「岑溪暗恋你两年了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」

我睡眼惺忪地看着他发来的短信，一时间脑袋还有些迷糊，没有反应过来。

紧接着他又发来了第二条短信，他说：「听说你跟岑溪有了新的进展，我希望你是真心跟他在一起的，而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或者是赌气才接受他的。」

在看完贺深发来的第二条短信时，我的脑袋倒逐渐清醒了过来。

贺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是其他的原因，什么赌气？

我忽然有点儿想笑，其实他一直都知道我是喜欢他的，所以他以为我是跟他赌气，才和岑溪在一起的吧。

我回了一条短信给他，编辑文字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其实并不平静，脑海中不时地闪现出岑溪的模样，莫名觉得心头发烫。

我跟贺深说：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，我都大二了，以前都没谈过恋爱，现在也该谈恋爱了，岑溪出现的时机刚刚好而已。」

短信发过去后，我看见贺深的状态显示正在输入，于是我又接着发了条短信过去：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赶紧睡吧，不用替我操心，我跟岑溪很好，我也要睡了，拜拜。」

过了片刻，贺深也回了一条短信给我：「嗯，晚安。」

骤然看见「晚安」那两个字，我怔了怔，有人说，男女之间互发晚安，便是存了一丝暧昧不清的关系在。

以往都是我主动发晚安给他，却又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我对他的一点儿小心机，可每一次，他回我的都是硬邦邦的「88」，亦或者没有回复。

我自然不会觉得贺深忽然给我发「晚安」有着其他用意，以前的事，在我这都已经翻篇了，我随手将手机扔在了一旁，闭上了眼睛，然后一夜好眠。

6

我和岑溪每天都在图书馆一起复习，那段时间我们俩的关系也在突飞猛进。

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俩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九点了。

岑溪拉着我的手，脸蛋红扑扑的，有些紧张地说：「还有两个小时宿舍才关门，我们要不再逛会儿吧。」

那时正值夏天，天气还挺热的，即便次日还有期末考试，但是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复习的挺好的，对考试很有信心，于是我随口便答应了他。

他一直牵着我的手，一边散步一边跟我闲聊，我们走了一段路后，他看见不远处有家奶茶店，这才舍得松开了我俩早就被汗湿透的手说：「等我一下。」

他快步往奶茶店跑去，然后给我买了杯草莓酸奶，给他自己买了杯桃子西瓜汁。

他跑过来，把草莓酸奶递给我的时候，顺带解释说：「奶茶里含有茶碱的成分，晚上喝了容易失眠，我记得你也挺喜欢喝这个草莓酸奶的。」

他就只是小跑了一小段路而已，额头上就已经出了一排汗，我笑着从包里拿了片湿巾，然后拆了开来，递给了他：「擦擦汗。」

他接过湿巾擦汗，我则低下头喝了一口冰冰凉凉的草莓酸奶，我总记得，那晚的酸奶，奇特的很，有着一股浓浓的蜜糖味。

之后没过一会儿，我又瞥见他脖子上有汗流了下来，便随手又拿了片湿巾，顺手就帮他把脖子上的汗擦了擦，他当即愣住了，愕然地看着我，喉结也来回滚动了几下，眼神越来越热切。

我匆忙收回了手，他却骤然握住了我的手腕，红着脸说：「再帮我擦擦。」

我抿了抿嘴唇，总觉得有种东西在不断地发酵，心跳的频率也越来越快，呼吸到的空气，也成了甜味。

当我帮他把脖子上的汗擦干净后，我才讪讪地收回了手，我的脸颊滚烫，余光瞥见到他脖子处的喉结又滚动了几下。

岑溪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他紧张的手都抖了，看着我的眼神，异常的炙热。

他舌头仿佛打了结，有些语无伦次，还有些结结巴巴，他说：「那个……我……你……你能不能……」

说了半天，他有些急了：「对不对，是我，我能不能……能不能亲你一下？」

我低着头，感觉心都快要跳出来了，我紧张地咬了咬嘴唇，脸颊红通通的，特别烫。

见我不开口，他局促的抿了抿嘴唇，然后又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说：「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」

他说完，伸出了颤抖的手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然后低下了头，特别温柔又飞快的在我的唇上落了一个吻，紧接着又慌张地松开了我。

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唇上如同触电了一般，麻了那么一下，酥酥的软软的特别奇妙。

忽然一道人影窜出来，他一把将我从岑溪的怀里拽走了，继而又是一拳狠狠地砸向了岑溪。

我错愕地转头看去，却见贺深神色晦暗，一双眼睛里布满了阴翳之色，他目光阴沉沉地看向了岑溪，表情愠怒地斥责道：「你们在干什么？」

岑溪被贺深打了一拳后，他不由分说地上前还了贺深一拳。

我反应过来后，急忙跑过去，将他们两人分了开来。

我不明所以地看着贺深，质问道：「贺深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你在做什么？」

他当时用一副特别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我，眼睛里涌动着不明的神色，仿佛是我做了什么特别对不起他的事似的。

我跟他说：「岑溪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刚刚只是做了一件情侣间都会做的事而已。」

贺深看着我的眼神，骤然突现错愕与惊慌，我皱着眉看着他，只觉得莫名其妙的很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

岑溪在一旁紧握住了我的手，冰冷的目光扫过贺深的脸，唇角边略过一道嘲讽的笑。

他转过头看向我时，眸子里的温柔又尽数回了来：「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还要考试呢，我送你回宿舍吧。」

岑溪牵着我的手，与贺深擦肩而过的一刹那，贺深空洞的眼神，骤然亮起，他一把捉住了我的手腕，嗓音一贯低沉地说：「谈露，我和林曼曼分手了。」

8

我的神色微微一顿，惊讶地看向了他。

他抬起眼眸看着我，眼睛里含着期待与恳求，他说：「把你推给他，我后悔了。」

骤然听到他说了那么一句话，我怔了一下。

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，难道也会觉得后悔吗？

但那时，我却第一次从他深邃的眼眸中，看到了只属于我的倒影，他目光热切的紧盯着我，眼睛里涌动着浓烈深厚的情愫，他对我流露出来的那副情深缱绻的模样，实实在在出乎了我的意料。

可那时，面对着那样的他，我的内心，却毫无任何波动。

岑溪在我的旁边跳脚了，「贺深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面对岑溪的质问，贺深沉默了下去，他神情颓废，嘴唇紧抿着，却始终紧握着我的手腕，不愿松开。

我云淡风轻地看了贺深一眼，随即将他的手拨开了，而后我神色平静且认真的同他说：「贺深，我其实真心的谢谢你，让我认识了岑溪，我跟他现在很好，也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不会被你打扰。」

9

期末考试结束后，学校就放暑假了。

我跟家里人说好了，暑假要留在当地打暑假工，之后我又跟辅导员申请了暑假期间留校住宿。

岑溪听说我暑假不回去，也陪着我一起留了校。

我在本地找了家甜品店做兼职，岑溪则去了离我不远的一家麦当劳店当收银员。

我俩上下班时间都差不多，所以几乎每天一大早，他就买好早餐来我们女生宿舍楼下等我一起去上班，然后晚上我们又一起回学校。

大概一周后，我当时睡得正熟，大半夜的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。

我迷迷糊糊地从枕头底下扒拉出手机，工作了一天，真的困得要死。

我接通了电话，很快电话里传来了贺深那一贯低沉的嗓音。

他说：「谈露，我很难受，你忘记了我的生日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看了一眼时间，快凌晨一点了，贺深的生日过去一个小时了，七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忘记了他的生日。

我记得，高三毕业那年暑假，贺深生日，他只约了我一个人出去。

他说他爸妈离婚了，还是在他生日当天离的，他们完全把那天是他的生日给忘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骗了我爸妈，说我晚上在丝丝家过夜，但其实那天，我把贺深送回了家后，他说他爸搬去跟外面的女人

住了，他妈也有自己的情夫，已经好久没回来了。

他抱着我，恳求我留下来陪他一个晚上，当时那个外表看起来独立阳光又帅气的大男孩，第一次在我的面前流露出了他脆弱的一面，看着他难受，我也陪着一起掉眼泪。

那本该是一段令人想起便觉得心酸的过往，可我却重重地打了个哈欠，我一张口说话，声音里还夹杂着浓浓的没睡醒的鼻音：「抱歉啊，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我明天一早还要去上班，如果没别的重要的事，我就先挂了。」

贺深沉默了下去，我听他没再说话，便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摸索了几下，从床头摸到了前不久岑溪陪我逛商场时，在娃娃机那夹到的一只超大的龙猫玩偶，然后我抱着龙猫很快便又睡着了。

10

今年的七夕情人节刚好在暑假，我想着情人节快到了，应该给岑溪准备个礼物，不过我还没想到该送什么给他呢，他就提前跟我要了。

他说：「你亲手给我做一盒巧克力好不好？」
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不解地看着他：「你怎么知道我会做巧克力的？」

他讪讪地笑了笑，也没瞒着我，跟我说：「去年大一刚开学，就遇上了情人节，你那时就送了贺深一盒你亲手做的巧克力，

贺深没吃，他带回宿舍后，全被我给吃了。」

其实在那之前，每年的情人节我都会亲手做一盒巧克力送给贺深，我会做巧克力，当初也是为了贺深学的，以前贺深没女朋友，所以我俩就开玩笑，说人家过情人节，我俩过友谊节，于是我每回送他巧克力他都收下了。

岑溪拉着我的手，努着嘴巴：「你就给我做一盒吧，我想那个味道都想了两年了。」

他明明长得那么高大英俊，可在我面前，总像个孩子似的，会跟我撒娇。

我点了点头答应了他，他当即便抱着我笑道：「这么好的女朋友上哪里找？我真是太幸福了！」

10

贺深是在情人节前两天提前返校的，那天我跟岑溪一块下班回来，他把我送到了宿舍门口，我们便分开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贺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说：「见一面吧，我在你们宿舍楼下等你。」

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，天都黑了，我刚把宿舍的门打开，连灯还没来得及开呢。

我不想见他，便寻了个理由说：「你提前回学校了啊？不过很不巧，我没在宿舍唉！」

贺深的嗓音沉了沉又说：「谈露，别骗我，我刚刚看见岑溪送你回来的。」

我无奈地挂了电话，然后又从宿舍里走了出去。

一个多月没见，贺深的模样还和往常一样帅气，只是眼神中却仿佛多了几丝憔悴。

他见我出来了，唇角扬起，眉眼弯了弯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然后朝着我走来，随后递了两张票给我：「过几天武汉有个光谷音乐节，我先前失约过你一次，这次我一定陪你去。」

我看着他递过来的那两张音乐节门票，眸光微微颤了颤。

片刻后，我抬起头，嘴角边扬着笑意说：「不用了，五一假期的时候，丝丝已经陪我去过上海的草莓音乐节了，我还看到了我喜欢的乐队演出。」

我记得，五一之前我曾跟贺深约好了，假期一块去上海草莓音乐节现场看看，贺深也答应了我，于是我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好友，帮我在网上抢票，所幸，还真抢到了两张票。

票抢到的时候，是在大半夜，我兴奋的一夜没睡，次日一大早就跑去了男生宿舍楼下，想亲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贺深，结果贺深出来后，听说了这件事，情绪很平静地跟我说：「音乐节你约别人去看吧，我五一另有安排了。」

后来，等我五一假期从上海回来后，才从室友口中得知，五一假期那几天，贺深陪着林曼曼干兼职，发了五天传单。

那个时候贺深还没跟林曼曼告白，但是他们俩也算是进入暧昧期了。

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，贺深所谓的另有安排有多重要，结果却只是留在学校陪着林曼曼一块干兼职，发传单，多可笑！

贺深的眸子微微暗了几分，眉头微蹙着，沉默了片刻后，他又说：「这次的音乐节嘉宾名单我都查过了，也有你喜欢的乐队，而且就在几天后，反正暑假还没过完……」

我当即打断了他的话，神色淡淡地看着他说：「贺深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你让我跟你一块去音乐节合适吗？」

贺深垂在两边的手掌紧紧地攥成了拳头，他目光阴鸷地紧盯着我问：「你还真打算跟岑溪来真的？谈露，你喜欢我这么多年了，这份感情，你真的就这么轻易放下了？」

我抬起眼眸，眼睛里划过了一道嘲讽，看吧，他果然一直就知道我喜欢了他很多年，可他分明知道，当初却还把我约出去，当着林曼曼的面，亲口承认，我和他只是朋友、哥们儿，可笑不可笑？

见我在笑，他的眸光微微闪了闪，忽然他伸手一把捉住了我的手腕，深邃的眼神缱绻又认真地看着我说：「谈露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」

我别开目光，与他那双深情的眼眸错开，继而又伸手将他的手拨开了。

我退后了几步，跟他说：「贺深，我放下了，其实我早就没那么喜欢你了，只是我追逐了你七年，把喜欢你当成了我的执念，可那天我亲眼看见，你和林曼曼站在梧桐树下，吻的那样深情，我伤心了一个晚上，可我却发现，我伤心的点并不是你跟林曼曼在一起了，而是我发现我的执念消失了……」

贺深慌张的摇了摇头，目光紧盯着我，眼圈泛红道：「不是的，你不会不喜欢我的。」

我淡漠地看着他说：「是真的，我没必要骗你，不过先前的那份执念对于我来说，也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有岑溪了。」

贺深一把抱住了我的手臂，眼中闪出痴狂的神色，他不断的否定，他跟我说：「你喜欢我七年了，你跟岑溪才交往多久，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？」

他用力将我抱在了他的怀里，生怕我会离他而去，可我却用了平生最大的力气，从他的怀中挣脱开了。

我严肃又认真的跟他说：「贺深，你别再过来了，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了，说再多遍也还是这个答案！」

他目光痴痴的看着我，踉跄地往后退了几步，看起来狼狈又可怜。

我说：「不早了，我要回宿舍休息了，你走吧！」

我说完后，转身便往宿舍里走去，至于贺深，我对于他的那份感情，早已经随风而去了。

情人节那天，岑溪约我在当初答应跟他交往的那家水吧见了面。

水吧当天一直循环播放着各种甜蜜的歌曲，四周装饰了粉色的气球，气氛浪漫又温馨。

岑溪那一双明亮的眼眸，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礼物，我把我亲手做的巧克力递给了他，他收到巧克力的后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开来。

我做了三色巧克力，白色、黑色以及粉色，中间一圈粉色的巧克力摆成心形，并且两边还刻了我和岑溪两人的名字。

岑溪当即两眼放光，欣喜若狂，他立马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然后发在了朋友圈。

他说：「这是我女朋友亲手为我做的巧克力，我真的爱死她了。」

我忍不住笑骂了他一句：「你也太肉麻了吧！」

他冲着我挑了挑眉笑道：「哪里肉麻了，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我岑溪喜欢谈露，爱死谈露了。」

我跟岑溪的感情越来越甜蜜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嘴巴也越来越贫。

不过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，才是我要的恋爱。

那天我送了一盒巧克力给他，他却送了一条围巾给我，看着那条围巾，我愣住了。

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？大夏天的你送条围巾给我？」

岑溪缩了缩脑袋，瘪了瘪嘴，然后委屈巴巴地跟我说：「你去年冬天不是送过一条围巾给贺深，他知道我暗恋你很久了，转手就送我了，我当时一眼就看出那是你亲手织的了，我就想着，我也要亲手为你织条围巾……反正围巾也不会坏，等天冷了，就能派上用场了。」

听到他解释完之后，我看着那条红色的围巾，蓦然心动。

去年冬天，我的确织过一条围巾送给了贺深，我那时是第一次学织围巾，经常织错，然后一遍遍拆开来重织。

后来我大概织了有半个月，才织出一条令我满意的围巾，当时手指头真的又红又肿，还磨出了茧子，碰一下都觉得疼。

我满心欢喜的把围巾送给了贺深，贺深当时神色淡淡的，也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，但是他收下了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

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那条围巾，他回去后转手就给了岑溪。

我伸手一把将岑溪的手拽了过来，一眼便看见了他又红又肿，甚至还磨出了茧子的手指。

我的眼睛一酸，笑着问他：「手指头还疼不疼？」

他骤然冲着我撒起娇来：「疼！织围巾太难学了，每次织一针，手指头都要被那个钢线针戳一下，戳着戳着就肿了……」

我忍不住冲着岑溪笑骂了一句：「岑溪，我怀疑你是在开车。」

岑溪：「……」

12

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，我把岑溪送给我那条围巾戴在脖子上，在镜子前照了许久。

明明正值大夏天，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戴围巾很热，反而觉得清凉凉的，又好看，又舒服。

然而就在那时，贺深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他说话时，带着哭腔，言语间有些语无伦次，应当是醉酒的缘故。

他哭着指责我：「你说过……你明明说过的！谈露，为什么要送他你亲手做的巧克力？你跟我说过的，你说你亲手做的巧克力只会送给我一个人的……」

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送他巧克力，就是大一刚入学的那个情人节，他收下后跟我说：「巧克力我都快吃腻了，你以后别送我了，送给别人也是好的。」

我一句话也没说，便挂了贺深的电话，之后我又将有关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。

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其实时间还早，于是我又给岑溪打了电话。

「刚分开，我又想你了。」

他在电话那端顿时乐不可支道：「那你走到窗前往下看看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往窗前走去，却看见他身后摆了一圈心形蜡烛，手里捧着一束鲜红的玫瑰，大声冲着我喊道：「谈露我爱你！」

我急忙从宿舍跑了出去，他见我出来，放下玫瑰，双手相迎，我奔赴进他的怀中，他一把将我抱了起来。

我问他：「你干嘛啊，不是都送过礼物了。」

他却笑着说：「就忽然想给你一个惊喜。」

我捧着他的脸，主动低下头在他那张惯会贫的嘴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而后靠在他的耳边，轻声告诉他，我说：「我也爱你。」